



陪伴健康人生的名方 ——逍遙丸

魏睦新 刘振清 ◎主编

东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陪伴健康人生的名方

——逍遙丸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内容提要

逍遥丸源于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四逆散，功能肝脾并治，气血兼顾，为疏肝养血健脾之名方，因用后使人气血运行流畅，周身舒适，情绪舒畅，心情愉快，故有逍遥之美称，是目前临床治疗心理障碍及其伴随的各种躯体疾病的最为常用和有效的方剂。本书围绕逍遥丸，在详细介绍其处方内容，组方原理，适应证候的基础上，举例说明了其在众多的内科病和妇科病中的具体应用，突出强调了其在健康保健中的作用。编写中注意把深奥的中医中药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并有丰富的插图。本书适合于对中医有兴趣的一般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也可供广大临床医务工作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伴健康人生的名方：逍遥丸/魏睦新，刘振清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6

ISBN 978 - 7 - 5641 - 1636 - 1

I . 陪… II . ①魏…②刘… III . 中医妇科学—方剂—研究
IV . R28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642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江 汉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玉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5 字数：144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41 - 1636 - 1

印数：1—2000 册 定价：16.8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25—83792328)

编者名单

主 编 魏睦新 刘振清

副 主 编 谢立群 林 青 魏 飞

编 委 庄天衢 殷 鸿 余中方 李 晨

第一主编介绍



魏睦新，男，1959 年生。医学博士。目前任南京医科大学中医内科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医教研室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养生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南京自然医学副会长。1992—1994 年公派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从事现代生理合作研究。其后共十余次应邀赴日本名古屋大学、鹿儿岛大学，德国传染病研究中心，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等从事合作研究和讲学。2006 年被江苏省政府和卫生厅授予中医药领军人才称号。主编高校中医学教材和其他中医专著 15 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

前　　言

步入21世纪，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女性，一生中，要经历经、带、胎、产的磨砺，众多岁月痕迹的侵蚀，比男性有更多的健康隐患需要跨越。虽然传统医学无回天之力，却能护佑我们填平岁月留下的印迹，跨越生理病理的磨难。在这方面，古方逍遥丸有其独到的功效。

逍遥丸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在医圣张仲景的名方“四逆散”的基础上加减而成，因其舒肝解郁效果显著，服用后使人气血运行流畅，周身舒适，能明显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使情绪舒畅，心情愉快，所以有了逍遥的美称，故称其为“逍遥丸”。逍遥丸为历代中医喜用的舒肝解郁、养血调经的经典方剂，经过两千年的临床验证，被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赞为“女科圣药”。

中医认为：肝为藏血之脏，它具有疏通人体气机，调整血液运行的功能。而人体各组织的正常活动，均依赖于气血调和。气血一旦失和则会导致肝气郁结。气郁结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有不同的表现。青年女性多表现为月经先后不定期及经前小腹、乳房胀痛及肿块、两胁胀痛等。中年女性则更多表现为情绪失调，如烦躁易怒、心慌气乱、精神紧张焦虑等，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失眠健忘、潮热盗汗、食欲减退等相关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更年期综合征。同时，肝气郁结、郁久化热可以使气血凝滞于颜面，面部气血失和，在女性表现为：面色萎黄，严重的还会出现黄褐斑，影响女性的整体精神面貌。对于男性来说，肝气的和谐更是关系到情绪的稳定，处事的周密，人际交往的刚柔相济。

逍遥丸肝脾并治，补疏共施，气血兼顾，为疏肝、养血、健脾之

名方。对各科疾病出现肝郁气滞证者，都有较好结果。因此逍遥丸的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伴随和呵护我们一生的良方。

传统中医不仅是一门治疗医学，更是一门养生保健的医学。传统经方不仅在治疗方面有独到的疗效，而且其优势在于调养体质，防病强身。本书围绕逍遥丸，在详细介绍其处方内容，组方原理，适应征候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其在疾病预防与健康保健中的作用。举例说明了其在众多的内科病妇科病中的具体应用。并且对相关的中医原理，由浅入深地进行了阐述。与一般的中医科普书相比，本书更重视“知其所以然”，从生命活动的基本元素——气，到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脏腑经络，以及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的七情因素，逐一加以揭示，编写中力求突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论特点，强调以调和肝脾为主体的中医学独到理论和方法，注意照顾到一般读者的知识结构特点，把深奥的中医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全文注意围绕经方逍遥丸的中心议题展开，把科学性强，可行性好的中医名方知识介绍给读者，希望使之能够学以致用，解决一些生活中医疗调理的实际问题，并指导其学会正确护佑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状况，达到“身心俱安”的境界。

就具体用药而言，中医历来对药材就有着严格的规定，在配方相同的情况下，往往决定中成药的质量和疗效的主要因素就在于所选用的药材是否地道、是否上乘。好的材料才能保证药品的疗效！所以要选用严格按照国家中药材 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在地道药材产区，建立定点生产基地，确保所使用的药材天然、安全，从源头上保证药品质量，真正做到“药材好，药才好”。逍遥丸的剂型有水泛丸和浓缩丸两种，相比而言，浓缩丸有更高的科技含量，便于服用，也便于保存。不同企业生产的规格有所不同，常用的如仲景牌逍遥丸的规格为每粒含生药 0.375 g，常规剂量为

每次 8 丸(相当于生药 3 g),每日 3 次。读者要注意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服用。

本书由魏睦新教授为主策划、审改,第二主编刘振清硕士起草了主要内容,副主编林青、魏飞编制了全书的思维导图,并在全书对框架调整及内容审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副主编谢立群博士也对本书有重要贡献。编委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苏州市中医院庄天衢教授,宜兴市中医院余中方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扬州市中医院殷鸿主任医师和徐州市中医院李晨医师,从不同侧面承担了本书的编写和指导工作。东南大学出版社张慧主任在策划、审改等方面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魏睦新教授于 2009 年仲夏

联系邮址:weimuxin@njmu.edu.cn

目 录

第一章 道遥组合 君臣佐使	(1)
第一节 处方配伍 等级分明	(1)
第二节 道遥秘诀 肝脾同治	(9)
第三节 增减损益 美妙无穷	(13)
第二章 道遥用药 如同用兵	(16)
第一节 科学破解 经典名方	(16)
第二节 中药柴胡 肝经必用	(24)
第三节 疏肝不忘理脾	(28)
第四节 理气当防伤阴	(33)
第三章 道遥主治 调气为先	(38)
第一节 无处不在的气	(38)
第二节 生生不息的气	(44)
第三节 调控分子的气	(51)
第四章 道遥善解 七情烦恼	(60)
第一节 七情致病 由内而发	(60)

第二节	七情致病 五脏为乱	(65)
第三节	现代七情 剖析探秘	(93)

第五章 逍遙定位 肝脾同治 (103)

第一节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103)
第二节	实脾疏肝 标本兼治.....	(117)
第三节	经典治法 疏解情志.....	(131)

第六章 逍遙自在 人生常伴 (137)

第一节	逍遙辨证 肝郁脾虛.....	(137)
第二节	内科良药 妇科必备.....	(140)
第三节	异病同治 以证处方.....	(149)
第四节	正确使用 贵在坚持	(160)

第一章 遂遥组合 君臣佐使

逍遥丸，最早源自“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生于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逍遥丸”就是从张仲景的“四逆散”衍化而来，首先见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逍遥散方，原方为散剂。

逍遥丸为历代中医喜用的舒肝解郁、养血调经的经典方剂，经过近两千年的临床验证，证明其组方合理，疗效显著，被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称赞为“女科圣药”。临床广泛应用于内、妇、男、儿各科疑难杂病的治疗，备受历代医家的推崇。

第一节 处方配伍 等级分明

在具体说明实脾疏肝的经典方逍遥丸及其临床加减应用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些中国传统医学关于配伍及处方用药的基本知识。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绝大多数不是使用单味药物，而是运用多味药物所组成的复方。组成方剂的多味药物之间，不是简单的具有类似功效的药物相互堆砌的关系，而是按照

从临床实践得出的一整套配伍及组方的规律组成的，各味药物之间的主次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各味药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有相互作用的每两味药物之间的关系，即配伍关系，以及整张方剂中各味药物之间的主次关系，即所谓的“君、臣、佐、使”关系。

一、配伍关系

根据病情的需要和药物的性能，有选择地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在一起使用，叫做配伍。它是组成方剂的基础。历代医家在长期的用药实践中，把单味药的应用和药物间的配伍关系概括为“七情”。

1. 单行 只用一味针对性比较强的药物治疗疾病。如用一味人参治疗气虚欲脱证。
2. 相须 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以增强其原有的疗效。如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泻下通便的治疗效果；如人参与炙甘草同用，可增强补中益气作用。
3. 相使 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种共性的药物配合应用，一药为主，另一药为辅，辅药能提高主药的疗效。如黄芪与茯苓同用，可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作用；辛热的吴茱萸配苦寒的黄连，可增强止呕、制酸、止胃痛的作用。
4. 相畏 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可被生姜减弱或消除，故称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5. 相杀 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不良反应。如绿豆可杀巴豆毒；生姜可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实际上相畏、相杀是同一种配伍关系的两种表述方法。
6. 相恶 是指两种药物合用后，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的功效降低或丧失。如古代文献有人参恶莱菔子的说法，即莱菔子

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7. 相反 指两种药物配合使用后,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中的甘草反甘遂;藜芦反细辛。

总之,上述七情配伍除单行外,相须、相使可以提高药物疗效,是临床常用的配伍方法;相畏、相杀可以减轻或消除毒副作用;相恶、相反则是药物配伍应用的禁忌。

药物配伍关系可参见图 1-1。



图 1-1 配伍关系

二、处方用药的原则

方剂的组成既不是将某些功效类似的药物相加,也不是将同类的药物堆砌,而是根据疾病的需要,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组成原则,选择适当的药物,规定适当的剂量而组成。处方用药的原则,即方剂的组成原则,前人概括为“君、臣、佐、使”原则。此原则不仅揭示了方剂中药物主次从属的地位,对遣药组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是指导分析研究古今有效成方,以及临床创制新方的依据。

“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其雏形始于《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到明代已

基本成形，如明代的何柏斋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迄今为止，“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仍是中医临床遣药组方的主要依据。现代中医学者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概括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使其更系统、更完备。

“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的基本内容为：

1. 君药 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方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药 协助君药加强治疗作用的药物，或是针对兼病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

3. 佐药 有三层意义，一是佐助药，是加强君、臣药的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药物；二是佐制药，是减轻或消除君、臣药峻烈之性或毒性的药物；三是反佐药，是根据病情需要，在方中配伍少量与君药性味或作用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反相成作用的药物。

4. 使药 一般起引经药和调和的作用。

在每首方剂中，君药是不可缺少的，而臣、佐、使是否均需具备，以及其药味多少，则应根据病情和治疗的需要以及所选药物的作用来决定，从而发挥药物通过配伍组合成方剂的优势和疗效。

“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是中国传统医学所独有的，只有在中国当时特有的封建文化背景下才能产生，是在当时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用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说明方剂中各味药物之间主次关系的一种方法。

三、“君、臣、佐、使”的详尽剖析

临幊上，要组织好一副疗效确实的方剂，其重要的前提是准确辨证，确定病机。在作出病机诊断后，用什么原则指导遣药组方？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方从法出”，公认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

则。同时，“君臣佐使”历来也被强调为“制方之要”而受到重视。然而，对于君、臣、佐、使地位的认识，至今尚未明确。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以“君、臣、佐、使”为组方原则。二是以君、臣、佐、使为组方结构。

1. “君、臣、佐、使”的使用沿革

“君、臣、佐、使”一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本经·序录》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发，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有关“君、臣、佐、使”的概念最早载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这段叙述既明确地提出了与《本经》所载的运用于药性分类者不同，又揭示了方中药物主次从属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始于《内经》。后世医家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加以阐述与发挥。唐·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注曰：“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期，虽然战乱频发，但许多临床医家却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其间《内经》中所论述的“君、臣、佐、使”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与创新。如金代张元素在《医学启源·用药各定分两》中指出“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也”。元代李杲在《脾胃论》中再次强调“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并对“主病之谓君”之义举例加以说明，如“治表实，麻黄、葛根；表虚，桂枝、黄芪；里实，枳实、大黄；里虚，人参、芍药；热者，黄芩、黄连；寒者，干姜、附子之类为君。”明清时期，医家热衷于对医方的整理与

提高，对制方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明朝何伯斋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谓：“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也较为详细地阐述：“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者谓之臣，味数稍多，而分量稍轻，所以匡君之不迨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分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含义论述虽颇为丰富，却不出《内经》之右，所论皆为方中药物间的主从和相须相制的配伍关系。

2. 组方原则与结构含义的区别

“原则”，《辞海》释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而“准绳”原指“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引申为“标准、准则”。依此义，“原则”即是“标准、准则”，具有权威性、确定性，不可随意变更。若“君、臣、佐、使”是组方的基本原则，则其应具有权威性，且不可更改，那么是不是每一首方或是任意一个临床处方都必须具备“君、臣、佐、使”，且其地位都不容变化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独参汤仅一味人参组成，并不是按所谓“君、臣、佐、使”的原则组方，但其大补元气之功，对证属元气亡脱的危重病人，每有起死回生之效。丹溪制二妙散以黄柏清热燥湿为君，臣以苍术，辛散苦燥，健脾燥湿，标本兼顾，人姜汁调服，辛散以助药力，增强通络止痛之功，为主治湿热下注证候的基础名方，而方中未配“应臣之使”。本方药虽少，但切中病机，临床只要辨证准确则如有的之矢，无不灵验。如果“君、臣、佐、使”乃组方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那么独参汤与二妙散等则背离了这一原则，其是否算切中病机、疗效确实的理想方剂呢？临床疗效已做了肯定的回答。再如，治六郁证的越鞠丸，费伯雄在《医方论》卷二中论述：“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

通，郁于何有？此方注云统治六郁，岂有一时而六郁并集者乎？须知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气郁者香附为君，湿郁者苍术为君，血郁者川芎为君，食郁者神曲为君，火郁者栀子为君。相其病在何处，酌量加减，方能得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读一切方书，皆当作如是观。”清代汪昂解释六味地黄丸的君臣定位为：“血虚阴衰，熟地为君；精滑头昏，山萸为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为君；小便淋漓，泽泻为君；心虚火盛，及有瘀血，丹皮为君；脾胃虚弱，皮肤干涩，山药为君”。可见，方中君、臣、佐、使的地位是可随病机变化而改变的，并非准则不可更改。根据病机变化而酌定君、臣、佐、使以遣药组方，恰好是中医辨证论治在方药遴选中的具体体现，如此才能切中肯綮。

因此，“君、臣、佐、使”并非是具有标准性质的组方“原则”，应是一种组方的基本“结构”。“结构”是指组成整体的各部分搭配和安排，“君、臣、佐、使”正是组成方剂这一整体的各种药物的搭配和安排，与此释义不谋而合。而真正具有“准则、标准”性质的组方原则，却是随病机而确立的“治法”。

3. 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

治法，是在辨证审因，确定病机以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的基本程序。辨证的目的在于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定治法。在治病过程中，必须先确定治法，然后才能遣药组方，这是不容颠倒的。例如某感冒病人，症见恶寒发热，头疼身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法的原则，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麻黄汤成方为基础，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由此可见，临证时必须先立法、后处方，方剂是根据立法而确定的，只能在立法之后才能具体运用。若未立法而先拟方，随意拼凑一些药物，用以治病，势必误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歧途。